

杨福泉
著

阅甫室丛稿

上海辞书出版社

老子道经卷上

河上公章句第一

體道第一

可道

謂經衍政教之道也

非常道

非自然長生之道也常道當以無為養神無事安民含光

不可

稱道

名可名

謂當貴尊榮而世之名也

非常名

非自然常在之名也常名

如嬰兒之未古

難子之未分

明

昭昭然

無名

天地之始

有名者謂道無形故不可名也

始者道

有名萬物之

始也

有名萬物之

始也

定四庫全書

卷上

老子道經

一

有名謂天地天地有形成陰陽有柔剛是其有名也萬物母者天地含氣生萬物長大成熟如母之養子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阅甫室丛稿/杨福泉著.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 2
ISBN 978 - 7 - 5326 - 3000 - 4

I. 阅... II. 杨... III. ①汉语—语言学—中国—文集②古
文献学—中国—文集 IV. H1 - 53 G256.1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06038 号

责任编辑 徐祖友
装帧设计 何香生

阅甫室丛稿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海辞书出版社
(上海陕西北路 457 号 邮政编码 200040)
电话: 021—62472088

www.ewen.cc www.cishu.com.cn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89 × 1194 1/32 印张 8.375 插页 2 字数 195 000

2010 年 2 月第 1 版 2010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326 - 3000 - 4/H · 387

定价: 30.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联系电话: 021—66511611

自序

这本小书收录了语言学 and 文献学方面的文章二十五篇，包括汉字考释三篇、语词考释八篇、论孟研究三篇、老庄研究五篇、扬雄研究六篇。这些文章都写于 2006 年以前，其中绝大多数曾经发表过，这次选入时有的作了修改。

按理说，像我这样年纪的人是没有资格出版学术论文集的，更何况还是关于古汉语和古文献的。编选个人学术文集的目的：一是期盼能够得到学界师友的集中批评；一是亟须回顾总结一下读书思考过程中的种种经验教训，以便今后更好地为人学。这样想着，内心不再惶恐，反而觉得充实和温暖起来，学习生活里的点点滴滴，前辈师长的谆谆教诲，时时萦绕在脑际……

我是上个世纪 80 年代末进大学的，读的是中文师范专业。都说“少年不识愁滋味”，可我们那时候的精神着实有些苦闷。何以解忧？唯有读书。中文专业书籍多，初读时很杂，没什么系统。后来一头扎进了“三古”（古汉语、古文学、古文献），才慢慢地有了条理，也渐渐地有了问题意识。

至今仍困扰着我的一个学术难题是关于“中庸”的意义。虽属“蚍蜉撼大树”，但我始终坚持着，不愿放弃。大学的最后两年，我几乎把时间和精力都用在这个问题的钻研上，直到毕业回乡教书才宣告中断。一年后，我考取了先秦两汉文学方向的硕士研究生，经常到邻近的古籍所去旁听古文字学类课程，于是开始尝试解释“庸”字。对于一个知识积累极其薄弱的初学者来说，

考释“庸”字的难度可想而知。虽感力不从心，却也欲罢不能。初稿写作过程中，得到了吴振武先生的批评指正。萧兵先生也给予热情鼓励，在他的专著《中庸的文化省察》里加以引用。后来《古文字诂林》还将它作为代表性研究成果收录。

如果说《释“庸”》还有一点可取，就是首次提出庸字所从之“庚”与“虞”在字形上的关联。至于“庚源构虞说”能否成立以及“庸器在青铜礼乐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何”等问题，尚有待在《说“庚”》一文中继续探讨。从这个意义上讲，那篇试图探讨《论语》“中庸”要义的考辨文章，其结论显然为时过早，多少有点主观臆断了吧。这是年少为文难免会犯的毛病，也是应该认真汲取的教训。

汉字是以义为内核的形义或音义结合体。考释汉字，除了分析字形和字音，还必须从历史文献、礼仪制度、民俗心理等多层次、多角度地发掘和提炼其文化内涵。《说“田”》一文的写作，正是积极尝试运用这种所谓“汉字考释与还原法”的产物。

这篇文章最初发表时，学报编辑删掉了第一部分《对诸家释“田”的再认识》，将文章标题改为《从“田”字看初民的宗教崇拜——兼论伏羲、后稷、黄帝的神话形象与历史地位》，现在收入本书，重新恢复其原貌。关于田字构形及象义，我的初步结论是：“田”非象形字，而是一个指事兼会意字。田字的由来与“雷神”之语义密切相关，反映了初民生殖崇拜的原始宗教信仰。不过，有关田字所从之十字图形和“卍”花纹的神秘意义，至今仍是一个难解的谜团。

《说“田”》定稿于杭州读博期间，当时古籍所举办了一次古汉语与古文献国际学术会议，我带着文稿请教王宁先生，有幸得到了她近两个小时的悉心指点。至今回忆，依然非常感动。后来每次聆听教诲，要言不烦，发蒙启昧，总是获益良多。如先生要求

认真研读《说文》，指出应在篇章语用学和训诂学理论上下功夫，并举例说明“竞”字的本质内涵和语境意义，让我深深体会到词义研究的着力点；她又提醒“要对词汇意义贮存人文内容的方式和规律作些更深入的理论探讨”，更是一语中的，将我从汉字文化研究的歧路上牵引回头。这些学术上的金玉良言，对我的教学和科研起着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语词研究，既要注重收集相关文献例证，又要紧密结合文本语境。如《蜀相》“频频”一词，各本或作“频繁”，一般理解为“屡次、多次”。其实，“频频”在本诗中不可能表示频度，因为“三顾”已含有“连续多次”之义。从律诗颈联要求工整、讲究对仗的角度来看，“频频”应是动词用法，表示“忧劳”。所谓“三顾频频天下计”，表明刘备和诸葛亮君臣之间的同心同德、和衷共济，这与《蜀相》的诗旨也是十分契合的。又如《孟子》“君子远庖厨”的原意，并非简单地指“远离厨房”，而是要求在位的君子应该具有“不忍之心”，并由此推广开去，不但“恩及禽兽”，而且“功至百姓”，真正做到“保民而王”。孟子长于譬喻，“君子远庖厨”无论在说理方式上还是在修辞手法上，都明显在打比方：“庖厨”乃杀生之处所，“远庖厨”无外乎要求“无故不杀生”或“敢于不杀人”。这对有位的君子们来说，尤为警醒之论。

解释语词还要结合文本层次，注意它在篇章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从《日出入》全章结构及其辞意看，“泊如四海之池”一语实承前文概述“日出入”之行程，也为后文慨叹“六龙之调”张本，起着承启过渡的作用。又如从《老子》八十章文本层次结构看，“小国寡民”一句起着挈领全章的作用，与下文构成“总分”关系。故从句读上讲，“小国寡民”之后标识冒号或句号似更为恰当。所谓“小国寡民”，乃是提出问题，意谓面对“小国寡民”这种社会政治现实，作为君主当如何自处呢？这是“总”；而“分”的内

容,正是老子为统治者们所提供的具体行动指南和实践目标。再如《老子》十一章的语篇结构为“三分一总”,即通过“三十辐共一毂”、“埴埴以为器”和“凿户牖以为室”三个日常生活实例,归纳论证“有之以利,无之以用”的深刻哲理。本章语篇结构中的每一“分”都能与“总”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语词系统。以第一分“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与总“故有之以利,无之以用”为例,其中“共”、“当”、“无”、“有”、“利”、“用”等组成了一个语词系统。学术界一般更多地强调“无”、“有”这对概念或范畴,而“当”也是理解本章旨义的关键,惜乎未能引起足够重视。因为所谓“当其无有”,表明“有”与“无”正处于一种即时共存、相互持引、相辅相成的平衡状态。

读书人往往喜爱老庄,我也不例外。回想长春三年,跟随先师张松如先生读《老子》,如坐春风,令人难忘,也令人感伤。记得当年老师曾希望我留校,并向金景芳和吕绍刚两位先生推荐在职攻读先秦史,可我最终还是选择了回到南方(然而在杭期间,由于某种原因,我只得暂时中断了原定的以《诗经》、《论语》、《老子》等文献为中心的经籍词汇研究计划)……但在此后为人学的坎坷道路上,先师始终是我重要的精神支撑。需要说明的是,收入本书有关老庄的五篇文章,其实是谈不上什么研究的,顶多是一些读书札记罢了。其中《庄子》两篇,乃是应上海道教学会之邀为白云观道教学员所作的专题讲稿。

扬雄是西汉末年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和语言学家,他一生在政治上无所建树,但在文学和学术领域取得了重大成就。他的文学创作体裁多样,其中创作成就最为显著的是辞赋;他的学术著作如《太玄》、《法言》、《方言》、《训纂》和《州箴》等,仿象经典,文义至深,斟酌其本,放依驰骋。研究汉代的学术和文学,特别是研究两汉之际文学和学术的发展变化,扬雄应是其中一位必

不可少且相当重要的作家和学者。然而,至今关于扬雄的研究,大都还停留在其文学创作和学术思想的某些方面,缺乏更加系统深入地全面考察。有感于此,我选择了“扬雄研究”作为自己的研究课题,并希望通过这个选题,尝试着将作家作品的文学史研究与语言、历史、哲学等其他学科的研究有机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文学史研究才会变得更加客观而充实。限于学力,目前我所做的工作还是基础的,得到的认识也是初步的。收入本书的只是几个较为成形的单篇,虽然基本是按照“扬雄与西汉儒道思想的关系”这一思路来写的,对于一些重要问题也有所论及,但论述的深度和广度都还很不够。这里,我要特别感谢浙大古籍所龚延明、束景南、雪克、崔富章、张涌泉、王云路诸位先生,如果没有他们的关心和帮助,恐怕我在上个世纪末是难以顺利完成学业的。

我出生在农村,小时候家里穷,父母坚持供我上学不容易。如今工作多年了,仍在为自己打拼,很少顾及父母,甚至没有回过几趟老家看望他们。这些年独自漂泊在外,北往南来,苦中作乐,忙里偷闲。来绍五年了,想着岳母为家务长期操劳,妻子为工作终日奔波,我的内心常常愧疚不已。“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我与家人似乎也已习惯了离别;可每当夜深人静,古卷青灯,总禁不住泪湿衫襟……

最后我要感谢上海辞书出版社愿意接受这本小书,感谢徐祖友先生为拙稿付出的辛劳。

杨福泉

己丑年五月于风则江畔阅甫室

目 录

自序	1
释“庸”	1
释“毒”	7
说“田”	11
“民主”原始	31
“文书”考原	34
“藏之名山”补正	43
“实事求是”补说	51
《关雎》“流”义补	53
《触龙说赵太后》札记	58
《日出入》“泊如四海之池”辨正	62
《蜀相》“频频”辨正	68
《论语》“中庸”考辨	72
“彬彬”音义考	79

“君子远庖厨”义辨	84
《老子》十一章“当”义考	88
《老子》二十五章校读	92
《老子》八十章考辨	108
庄子人生哲学中的“古之真人”	119
庄子社会理想中的“至德之世”	126
《太玄》的撰著旨趣及核心范畴	132
《法言》尊圣崇经的尚古精神	146
扬雄的历史哲学和政治主张	170
扬雄的辞赋创作及文学思想	189
扬雄至京、待诏、奏赋、除郎的年代问题	207
扬雄年谱考订	219

释“庸”

关于“庸”字，古文字学界至今尚存争议，但大体都认为其初始义乃是某种器物。《尔雅·释乐》：“大钟谓之镛。”《诗经·商颂·那》：“庸鼓有斁，万舞有奕。”毛传：“大钟曰庸。”陆德明《经典释文》：“庸，如字，依字作镛，大钟也。”裘锡圭也认为：“庸是大钟，豐是大鼓，所以它们才会时常并提。”^①

庸作“大钟”解是基本准确的。《说文·用部》：“庸，用也。从用，从庚。庚，更事也。《易》曰：‘先庚三日。’”庸字从庚从用，一般不再争论，问题主要在于庸字究竟应归于何种造字法。对此，裘锡圭的观点是：

宋末戴侗《六书故》根据金文认为“庚”象“钟类”，并认为“庸”是“镛”的初文。这是很精辟的见解。“庸”、“用”字音极近，“庸”显然是从“庚”“用”声的形声字，《说文》把“庸”解释为会意字是错误的。^②

裘氏见解很深刻，但仍有值得商榷之处。于省吾根据西周金文和典籍以庸为奴隶，认为许说不尽可据。他指出：“庸字的解说应改作：‘庸，用也，为人所劳役使用也，从庚用，庚，更事也，用亦声。’是会意兼形声字。”^③显然，“庸”字在古代虽有“劳作”、“役

① 裘锡圭：《甲骨文中的几种乐器名称——释“庸”、“豐”、“鞀”》，载《古文字论集》，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200页。

② 裘锡圭：《甲骨文中的几种乐器名称——释“庸”、“豐”、“鞀”》，载《古文字论集》，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96页。

③ 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17—318页。

使”、“功用”等义项，但均可视作其初始义“大钟”之引申。

“庸”与“用”，二字同源。^① 其实，“用”与“甬”的原义相同，都是钟。刘兴隆认为，“用”、“甬”可通。^② 楚帛文字中，“甬”与“用”的甲骨文、金文写法相似，楚器中“甬”、“用”常见通用。^③ 用，甲骨文作, 金文作, 小篆作。甬，金文作, 象钟形，即挂钟的圆钩；小篆上面的更象钟钩。用的甲骨文字形即是省略了挂钩的钟。^④ 王延林的这一看法非常独到，尚嫌不够准确。

容庚、张维持指出：“钟的构成分为体和柄两大部分。柄的名称有甬（全柄）、衡（甬上的平顶处）、旋（悬钟的环）、干（衔旋的纽，铸为旋，居甬与旋之间）。”^⑤

《中国青铜器》一书在叙述钟的各部分名称时说：

共鸣箱的平顶称为“舞”，正背的中上部直的阔条称为“钲”，其两边突出的乳钉称为“枚”，“枚”的上下间隔部分称为“篆”。“枚”和“钲”占去了钟面的大部分位置。以下称为“鼓”，弯曲的下口称为“于”，尖锐的两侧称为“铎”。悬挂钟体的柄形物称之为“甬”。“甬”的顶端称为“衡”。中段突出的部分称为“旋”。“旋”上用以悬挂钟钩的孔称为“干”，悬挂的方式是倾斜的。西周中期开始出现了直悬的钟，在“舞”面上竖立一冂形或形的梁，称之为“纽”。斜挂的钟称之

① 王力：《同源字典》，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第 384 页。

② 刘兴隆：《新编甲骨文字典》，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93 年版，第 194 页。

③ 曾宪通：《长沙楚帛书文字编》，中华书局 1993 年版，第 38 页。

④ 王延林：《常用古文字字典》，上海书画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211 页。

⑤ 容庚、张维持：《殷周青铜器通论》，文物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74 页。

为甬钟，直悬的钟称之为“纽钟”。①

照此，甬字金文上部的⊙应表示甬上的旋和干：⊙象旋之形；·指旋上的孔，即干（挂钩不是钟的组成部分）。相当于⊙的是纽钟上的门或。甬字金文下部的则象鼓以上的钟面之形。||指示正背的两侧，|指钲，=表篆，一表钲右上行枚所在部位或指钲右上行连成一线的枚，以指代所有的枚。故甲骨文用字亦有作（《后》二、三七、八）者。钟的形式由铙演化而来，其显著特征是有一个可悬的柄，即甬。而“用”又占了钟面的大部，成为钟的主体，因此，以“甬”或“用”（局部）指代钟（整体）也是很合乎情理的事。

再从声韵的角度看，“庸”、“镛”、“用”在上古均属东韵喻纽平声，“甬”属东韵喻纽上声，“钟”属东韵章纽平声。② 朱骏声更将以上诸字全部列入“丰”部韵，且“钟”、“镛”并列作一字。③ 由此可见，“庸”、“镛”、“用”、“甬”、“钟（镛）”等字在上古音同（或音近）义通，即今之所谓“钟”。

应该指出，庸等虽皆可名之曰钟，但它们的种类和用途还是有差别的。古者大钟曰庸，次曰镛（或作鑛），小者曰编钟。编钟和镛，均有文物出土，可为实证。庸为何物，至今尚难说清。这就不得不回到对庚字的解说上。

庚，甲骨文作（《合集》三五八七六）、（《合集》一七七六）等形，金文作（《鼎文》0101）、（《父辛簋》0916）等形，小

① 马承源：《中国青铜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283页。

② 唐作藩：《上古音手册》，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58页。

③ 〔清〕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4页。朱氏所谓“丰”部韵，乃是王力“东”、“冬”两部韵的合并。可参见唐作藩《上古音手册》所附《十一家古韵分布异同表》。

篆作等形。《说文·庚部》：“庚，位西方，象秋时万物庚庚有实也。庚承己，象人脐。”

关于庚字，诸家见解颇为分歧，可谓见仁见智。但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是郭沫若的观点：

庚字的小篆作两手奉干之形，然于骨文、金文均不相类。……前人释为“庚、丙”二字，吴大澂以为“从庚、从丙，当系古礼器，象形字，臣受册命时所陈设”。余案此即古庚字也。文既象形，不能言其所从。其下之丙字形盖器之鐃耳。观其形制当是有耳可摇之乐器，以声类求之当即是钲。……庚之本义其失甚古，后行之义如“庚，更也，续也，道也”或“坚强貌”、“横貌”，与“钲”义均无涉，盖出自假借也。^①

郭说可溯源于宋末戴侗《六书故》，见前引。一种是日本学者高田忠周的观点：

，（庚解，《积古》）。阮氏云：“按庚一字，即祖庚、父庚之义。此庚字，与薛氏款识商庚鼎庚字同。有庚庚垂实之象，不观此文，安识许叔重《说文》之义乎？”按此说真然。省此五·直为形。其下作人，即根氏入地之象。凡下文作或作皆同。^②

李孝定从郭氏说，否高田氏说。徐中舒则认为郭说可从，但指出庚、钲非一物。^③ 其他诸说，兹不赘述。

案：这两种意见虽均有可取之处，但偏颇失当之病也很明显。庚的本义应是“枸虞”，正如朱骏声引其父语曰：“庸者，镛之

① 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释支干》，载《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一卷，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73—174页。

② 〔日〕高田忠周：《古籀篇》。转引自李孝定、周法高、张日昇：《金文诂林附录》“庚”条，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5年版。

③ 徐中舒：《甲骨文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1988年版，第1558页。

古文。庚象枸虞，用象钟县，用亦声。《商诗》‘庸鼓有斁’，正作庸。经传皆借为用字。”^①

枸虞，一作筍虞、筍簾、箕簾、枸簾等，是古代用来悬挂钟或磬等器物的架子。《周礼·冬官考工记·梓人》记载云：

梓人为筍虞。天下之大兽五：脂者，膏者，羸者，羽者，鳞者。宗庙之事，脂者、膏者以为牲，羸者、羽者、鳞者以为筍虞。……厚唇弇口，出目短耳，大胸燿后，大体短脰，若是者谓之羸属，恒有力而不能走，其声大而宏。有力而不能走，则于任重宜；大声而宏，则于钟宜。若是者以为钟虞。是故击其所县，而由其虞鸣。锐喙决吻，数目顚脰，小体骯腹，若是者谓之羽属，恒无力而轻，其声清阳而远闻。无力而轻，则于任轻宜；其声清阳而远闻，则于磬宜。若是者以为磬虞，故击其所县，而由其虞鸣。小首而长，转身而鸿，若是者谓之鳞属，以为筍。

郑玄注：“乐器所县横曰筍，从曰虞。”又：“羸者，谓虎豹貔螭，为兽浅毛者之属。”《周礼·春官·典庸器》郑笺：“横者曰筍，从者为簾。”《经典释文》：“簾音距，旧本作此字，今或作虞。”

虞，一作虞。《说文·虍部》：“虞，钟鼓之柎也。饰为猛兽。从虍，巽象其下足。簾，虞或从金、虞声。虞，篆文虞省。”段玉裁注：“，各本作巽，非。今正。谓篆之中体象猛兽之状，非、二字也。兀者，下基也。虞之迫地者也。”

现在让我们考察一下“虞”与“庚”在字形上的关系。

虞，小篆作或形。对照庚字金文之中下部，《段注》真是再恰切不过的注脚。其字形契合若此：、为筍（丨象悬干），、为虞。、为的省形，指宜于任重的兽腿。、为下足，即兀。因所悬物及下足重量大，、常陷入地面之下不见

① [清]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0页。

(亦高田氏所谓“根氏入地”之义),故庚字甲骨文和篆文省略了下足之形。——庚的本义确为“枸虞”。郭氏认为庚为“有耳可摇之钲”的观点是错误的。

综上所述:庸字从庚、从用,庚象枸虞,用象钟悬,用亦声。甲骨文中作或形的字确为庸,但其下部的并不是“根氏之象”;用也不是“由分化出来的一个字”。^① 指舞面上的纽,指代钟,故、用可通。

《周礼·春官·典庸器》:“典庸器掌藏乐器、庸器。及祭祀,帅其属而设枸虞,陈庸器。飨食宾射亦如之。大丧,厥枸虞。”郑笺:“庸器,伐国所藏之器,若崇鼎、贯鼎,及以其兵物所铸铭也。”又:“设枸虞,视瞭当以县乐器焉。陈功器,以华国也。”贾疏:“庸,功也。言功器者,伐国所获之器也。”崇鼎,《礼记·明堂位》郑笺:“文王伐崇。古者伐国,迁其重器,以分同姓。”《文心雕龙·铭箴篇》:“吕望铭功于昆吾,仲山镂绩于庸器,计功之义也。”

可见,庸正是不编独悬之钟。它不同于一般乐器,更是一种礼器,其地位是很尊贵显要的,只有在重大祭祀典礼上才被用来演奏。可能庸上还铸有表称功德的铭文,含有以其成功告诸神明的意味。故《逸周书·世俘解》云:“王定,奏庸,大享三终。”孔晁注:“奏庸,击钟。”另外,根据《考工记》有关钟各部分数据的记载及实验,亦可以推想,庸的发音应该是庄重浑厚、洪大深长的。

(原载《古汉语研究》1994年第4期,有修改。

被《古文字诂林》收录,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① 裘锡圭:《甲骨文中的几种乐器名称——释“庸”、“豊”、“鞀”》,载《古文字论集》,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200页。

释 “毒”

近读于智敏《“毒”的本义和引申义考辨》一文，^①受益匪浅。《考辨》主要从中医药学的角度，对“毒”字的本义和引申义进行研究，这是十分有意义的工作。本文不揣浅陋，稍加考辨，以就正于方家学者。

如何从纷繁复杂的词义中辨别词的本义？主要依据字形。分析字形，就能说明字的本义，从而有助于理解词的本义。由于目前尚未见“毒”的甲骨文和金文字形，因而许慎《说文解字》所提供的小篆和古文字形，仍是今天我们用来分析“毒”字本义的主要依据。《说文·中部》云：

毒，厚也。害人之艸，往往而生。从中，从毒。古文毒从刀、菑。^②

案：上述许书原文，诸家所引略有差别，值得重视。从毒的小篆字形看，徐铉本“从中，从毒”应为“从中，从毒”之误。徐锴《说文解字系传》^③、段玉裁《说文解字注》^④和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⑤均作“毒”，是为证。关于毒的古文字形，徐铉本“从刀、

① 参见于智敏：《“毒”的本义和引申义考辨》，《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05年第2期。

② 〔汉〕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5页。

③ 〔宋〕徐锴：《说文解字系传》，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1页。

④ 〔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22页。

⑤ 〔清〕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97页。